

第二十九次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埃拉拉比先生（埃及）

目 录

一 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63(f))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30室)。

Distr. GENERAL
A/C.1/47/PV.29
24 November 1992
CHINESE

GJ

上午10点30分开会

专门审议根据议程项目63(f)印发的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秘书长报告特别会议(A/C.1/47/7)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本委员会11月5日星期四在第26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今天上午的会议专门审议根据议程项目63(f)提交的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秘书长报告(A/C.1/47/7)。第一位发言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又有机会在一委发言。主席先生,本特别委员会的这届会议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实际成果。从我的角度看,辩论既鼓舞人心又富有建设性。

在本委员会工作的现阶段,我要再次提请各位代表注意秘书长最近提交本委员会的“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报告概括了这个世界组织怎样才能成为将关于裁军问题的国际协商一致变为现实的有效工具,从而实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而这正是《宪章》的实质。

在裁军领域,我们面临着问题和结构的双重挑战。对这项挑战的实质部分的答复是报告中的三重概念:一体化、全球化和振兴。

要实现真正的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我们需要将其与经济和社会问题一道纳入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的更广泛的结构。解决冲突的努力--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应与军备管制各裁军的具体措施同时进行。我们需要使裁军全球化并使所有国家参加这个进程。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是这个进程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还需要发展和振兴在军备管制和核裁军领域过去取得的成就。现有的协议和条约的体系构成进一步成就的坚实基础。

至于结构挑战,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重要和紧迫的问题,而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本委员会应该得到处理。我特别想到对裁军谈判的国际机制的重新评价。改革、更新和振兴是任何组织的生命的一部分。振兴的概念在这方面也许特别有益。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愿提一下1978年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和会上提出的文件。

人们曾经说过,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的文件是裁军的“圣经”。的确,如果我们审查一下这份材料,我们便会看到它包含了丰富的想法,而实现这些想法的时机终于到了。不仅会议的文件,而且文件的附件都是相当重要的。在审议更大的机制问题时,我们发现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今年本委员会明显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对裁军和国际安全的议程项目第一次进行了联合讨论,这也许应被认为是对综合概念的实际执行。提交供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但是,这些只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非常谨慎的第一步。

我要非常坦率地告诉委员会,我们没有重新组织多边裁军机制现成的处方。相反,我们建议在过去的经验和对世界新的看法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寻找。我们唯一的坚定的意图是作为秘书处在这个领域的联络点加强政治事务部的裁军事务厅。我们非常感谢它们对继续是我们主要活动的世界裁军运动的贡献。我们认为,裁军事务厅在继续它在传播情报和为世界不同地区带来裁军知识的领域的有效经历的同时,应更加侧重行动。在这方面,明年春天将生效的军火登记册将是特别重要的。为使其成功地进行我们需要会员国的大力支持。

我认为,本委员会在变化中的世界上的努力的焦点应集中于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形式:大胆地往前走,并表现出一种非正统的、创新的作法。将裁军措施同解决区域冲突的努力和预防性外交的工作联系起来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通过在欧洲和亚洲处理预防性外交和缔造和平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方向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看一下在裁军议程上开始出现的新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已经提过,一整套新

的所谓的裁军后的问题正在出现,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裁军团体的恰当处理。为正视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的一代新的和不同的问题,挑战是就必须作些什么形成一种看法。

GE

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我们所有的目标和优先项目都是切实可行和可以实现的。可以说,自从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一直在互相争斗。让哲学家去争论侵略性是否是人的本性。但是,随着在研制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社会已不再能靠威胁相互毁灭的手段解决其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和更好的办法,把冲突引入非暴力的渠道,在国际政治中,在国家间关系中减少暴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军备控制和裁军——这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一委员会的代表实际上都是我们当今世界上一批最好的裁军专家,我强烈希望他们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所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相信,委员会将对副秘书长的发言进行思考,并将完全同意他所表达的观点。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愿就秘书长题为“冷战后时代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方面”的报告向他表示感谢,他在第一委员会庆祝裁军周之际发言时介绍了这份报告。

主席先生,我们还愿同你一起欢迎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并对他的发言表示感谢,我们将抱着极大的兴趣对其发言进行研究。

正如我们在10月12日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一些重要裁军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另外,在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的同时——特别由于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中确实也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挑战,冲突地区的数量令人沮丧。这突出表明秘书长的观点,即裁军仍是同国际议程相关的中心问题。

秘书长用三个关键词提出了一个中肯的观点——即一体化、全球化和恢复活力。

我们要简短地论及这几点。

第一，一体化。的确，世界上许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安全不可分割并有许多组成部分。裁军问题影响政治和经济因素并受其影响。裁军不能而且过去也从未能够脱离各国安全的各个方面而独立存在。

另外，鉴于最近发生的变化，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有更大的余地把裁军和军备管制问题并入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更广泛的结构中。

因此，除了目前为在尽可能最低的军备水平上实现更大安全所作的各项努力外，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和平解决各种冲突，特别是在区域一级和平解决冲突；正如安全理事会今年1月31日所强调的那样，有必要控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关军备和尖端技术转让的建立信任措施和透明度已变得日趋重要。

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要求国际社会通过有关的多边构架采取各种相辅相成的办法，同时保持和利用适当的专业知识。这致使我们谈到全球化概念：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所有国家都应真正参加裁军进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一些国家提出的关于军事大国应该率先裁军的论调经常被用来规避实际的裁军措施，目前这种论调已经不再成立。”(A/C.1/47/7, 第15段)

而且：

“目的是扩大裁军活动的范围，不仅将双边协定、而且还将多边安排纳入一个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世界性进程。”(A/C.1/47/7, 第15段)

总之，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要适当地权衡单方面行动、双边协定和在区域和全球一级的多边安排。

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是全球一级行动取得成功的最新证据。在核领域，除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决定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外，其他核武器国家也裁减了一些核武器方案，若干核武器国家已对试验实行限制，国际社会可以为推动核裁军进程起重要作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154个缔约国正在为1995年会议进行筹备，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这次会议将导致无限期延长这项重要《条约》。

联合国已建立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并已承诺审议早日扩大这一制度的方式。我们期望会员国充分参加这一制度。

裁军谈判会议已开始处理军备和可用于军事的尖端技术转让透明度的手段。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应起充分的作用。

恢复活力:最近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所有方面--双边、全球和区域--出现的突破已产生有效地继续这一进程的真正决心。我们现在必须确保我们拥有取得更大成功的工具。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内正在出现重大事态发展。

由于安理会1992年1月31日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议,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社会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处理危机和执行有关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准则的最高机构已加强了其作用。

WG

大会及其附属机构正在以一种新的精神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联合国裁军问题的谈判机构已经精简了其工作程序,我们支持其集中讨论较为具体的问题的努力。对于前瞻性的和实际的努力,第一委员会正产生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协商一致的感觉,这使各会员国能够对裁军与安全问题有一种全球的观点。

秘书处正在进行一种改革的进程,我们欢迎这一进程。我们希望这将能使秘书处继续有效地履行会员国交它给它的各项任务。

裁军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多边裁军谈判的唯一机构所发挥的中心作用再一次得到了体现。由于缔结了化学武器公约这一能够以可核实的方式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世界性条约,裁军会议表现出其能够有效执行艰巨复杂的任务的能力。正如秘书长所指出,裁军会议还会决定对其议程、成员以及工作方式进行审查,以便在考虑到国际安全各个方面的必要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履行其职责。为了能使它充分承担其职责,我们支持早日扩大成员,以便更加充分的反映出整个国际社会对其工作的兴趣的程度。我们相信,会议将在不远的将来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审议的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表明,今后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应当尽一切力量保证秘书长所强调指出的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能够真正实现。对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来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朝这一方向努力。

梅森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政府认为,秘书长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内容”(A/C.1/47/7)的报告是对“和平纲领”(A/47/277)的受人欢迎的补充。这在联合国脱离过去辩论中典型的冷战陈词滥调,并开始确定能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响应冷战后对于促进全球共同安全体制的挑战的一系列行动的同时,提出了真正解决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所面临的各项问题的希望。

在不扩散核武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加拿大政府坚决支持这项报告的主旨,即是三个关键性的主题--一体化、全球化和振兴--是国际上加紧努力,加强军备控制与裁军效力的基石。尤其是,如同联合王国代表刚才代表十二国所作的发言一样,我们也同意这一说法,即军备限制与裁军的进程是每一国家的事务。同样的,我们也和十二国一样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裁军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起着中心作用。

我们原则上同意,裁军与检查程序在巩固和平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且要指出,核查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协议也将有助于联合国关于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各项活动。

加拿大对于各国对军备管制与裁军越来越有兴趣制定区域办法感到鼓舞。加拿大的观点是,对裁军采取区域性做法能够对集体争取实现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广泛目标作出宝贵的贡献。

加拿大注意到裁军事务厅在支持裁军方面的区域性做法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的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我10月15日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中所指出,加拿大认为,联合国在促进非正式的对话机制,特别是在尚未为这些讨论制定出体制性基础的区域和分区域内,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称赞裁军事务厅目前所开展的这些活动。

显然,其他许多会员国也有同样的感受,这表现三个联合国区域中心以及裁军事

务厅在第十届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会议的其他有关活动所得到的支持。参加这些活动的会员国可以回顾,过去几年里认捐越来越少的趋势今年已经得到急剧的扭转,认捐的数额比去年总数增加50%以上。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军队的透明度和其他建立信心的措施是应当鼓励的重要趋势,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是重要的切实步骤。我们特别欢迎秘书长提出的保证,即联合国将尽一切所能使登记制度成功,我们预计,其中包括确保为此提供足够的资源。就我们而言,加拿大一贯积极支持军备透明度的设想。我们准备积极努力,保证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充分遵守军备登记,在1993年4月的限期之前提供数据与资料。

尽管近年来有了积极的发展,我们认识到,能够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技术与设备的扩散仍然是不稳定的来源,而且用1992年1月30日历史性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的话说,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多边体制必须迅速的作出反应,继续集中注意两项关键的方式。第一项是重申和加强现有的全球性文书,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以及《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细菌性(生物性)武器公约》——这里只提两项。这还包括例如签署和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和使敏感性技术的向出口管制和谐等任务。第二种方式是制订和运用区域军备控制制度,根据需要将全球的与具体的区域措施联系起来。

我们鼓励所有国家都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始签署国,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公约。正如秘书长所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必须无限期地和无条件地延续下去。

审查私营国际军火商的作用以及其对迅速发展的国际军火转让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一建议受到了关注。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转让是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我们认为,建立一支工作队,向会员国提供有关军工转型方案的意见的建议也是值得称赞的。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安全与环境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国际秩序进行调整

的同时,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与挑战。正如安全理事会所建立的特别委员会所显示的,安理会有机会参与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与建立和平的工作,特别是在核查方法方面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对得到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在裁军事务,特别是在加强不扩散核武器事务中的作用的设想的进一步细节极有兴趣。

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关于重新审查联合国的裁军机制,以便保证其能够面对当代新现实和优先事项的建议。我们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开端将是重新考虑三个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重要职能:第一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加拿大认为,第一委员会这一全球性的谈判机构的作用是要确定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议程中的优先事项,以着重提出各项问题,并建立支持和动力,以就是说,扩大共同的基础,作为建立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国际准则这一较广泛进程的根本性的第一步,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确定并促进各项普遍的原则,而且,正如武器登记十分明显地表明,已越来越着重于国际社会为实现广泛的目标或准则而可以采取的具体步骤。

FP

我来谈谈第二个全球性审议机构,即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我们认为,其首要作用是在没有对决议进行表决的压力的情况下集中讨论项目有限的议程。其作用包括在军备控制和相关的国际安全问题--例如技术转让--方面进行概念性讨论和达成协议一致意见,以及为其他领域的谈判确定全球和区域措施。

当然,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就是就全球军备控制和裁军文书进行谈判。

因此,三个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有着不同而又互为补充和相互关联的职能。那么,改革进程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能够最好地使这三个机构的工作合理化,以确保每个机构单独--和三个机构合在一起--对促进全球合作安全作出尽可能有效的贡献。

正如我在10月15日指出的那样,加拿大认为,出发点应当是裁军事务厅的作用,该厅是恢复活力后的联合国在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作用的交流中心。因此,加拿大特别欢迎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今天在这里的发言中作出的加强裁军事务厅的

保证,以使该厅确实能够作为这样一个交流中心。具体地谈一下第一委员会,我们显然需要加快执行合理化、确定具体和实际优先次序以及继续保证较少决议和更多真正对话的任务。

我们认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赞助下的主席之友进程是一个重要机制。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能够在届会间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改革进程进展最大。我们已经超越概念性讨论,正就新议程的管理处理非常具体的问题,以便确保可预测性,同时使我们能够及时地纳入当代的问题。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裁军审议委员会处于花大量时间进行一般性辩论的阶段,但是--各代表团没有作更多的事先准备--在仍然存在某些根本意见分歧的复杂问题上用于深入对话的时间却太少。为了使裁军审议委员会充分发挥其潜力,必须尽一切力量在届会之前分发重点工作文件--最好反映拥有不同观点的一些国家的共同努力,以使各代表团作好进行深入对话的准备。

加拿大强烈支持秘书长的呼吁,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努力使其议程和会员组成合理化,以便反映已经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但是,加拿大对以下概念持保留意见,即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某些现有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方面发挥永久审查和监督机构的作用。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焦点不应当偏离它作为联合国大家庭中唯一有权谈判全球军备控制协定的机构的作用。

我先前注意到三个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我前面提到的主席之友进程特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加拿大认为,我们的改革进程--包括可能建立的任何届会间机制--必须考虑到这一相互联系以及这三个机构中没有一个本身有能力对这一问题负全部责任的事实。

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同“和平纲领”一样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文件。我们同意在解决冲突与裁军之间有着平行关系的说法;解决冲突的进程必须得到具体的军备管制和裁军措施的辅助。秘书长个人对这些问题的承

诺深受欢迎。

马林·博希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不结盟国家提出的一项建议使得本次会议得以举行。我们感谢有机会同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就第一委员会全体成员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即由于本次会议的召开,大会在数十年的两极对抗之后在裁军领域中开始了一个集体探索。在这一探索中,我们应当识别问题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多边机构。我们在今天和未来还必须努力在这些议题上作简短的发言和具体的讨论。

联合国自创始以来一直努力实现裁军,首先是核裁军。在1950年代,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活动确定以下两个主要目标: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在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成功地加强了联合国秘书处在裁军领域的工作,大会在1978年的特别会议上就一个文件的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涉及包括所谓裁军机制,即裁军谈判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在内的同裁军相关的全盘问题。裁军审议委员会几年前开始了改革进程,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消除化学武器公约的通过目前正在审查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的作用。

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秘书长的换班,联合国正努力适应新的国际现实。今年1月31日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和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以及秘书长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是这一适应过程的明确的迹象,后者应当得到仔细的审查,因为它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些也许是我们尚未都理解的方向。例如,我们担心的是,该报告没有提到1978年的《最后文件》。

当然,在任何改变过程中,会员国应当能够积极地参与确定改变的定义。上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是1978年大会特别会议,再召开一届特别会议也许是恰当的。这将需要时间,而现在缺的正是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开始谈到在2月或3月短期召开第一委员会续会的可能性。“短期”应被理解为大约五天。这届会议的目的应当是审查各裁军论坛的职能和相互关系以及改变秘书处在这一领域中的结构的各项建

议。应当公开和详尽地交换意见,以便就我们指望各论坛和秘书处在裁军领域中所做的工作达成协议。

GJ

为此目的,将有必要详细了解各国和秘书处本身的意见和意图。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不应为了对处理目前局势的所谓务实作法的好处,而将秘书处以及与机关、讲坛和机构--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将其称为“结构”--有关的很多成就置于一边。当然,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有那些官僚地盘和结构辩护,但任何人也不能否认,联合国秘书处在这方面作了很多良好的工作,只是为了缩小它而缩小它意思并不大。确实,东西方对抗已经消失,但武器还在。仍在生产和销售武器。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的处理问题方式,即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改变了,但目标没变:实现一个较安全从而也是武器较少的世界。

帕托卡利奥先生(芬兰):芬兰代表团很幸运有机会就秘书长最近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A/C.1/47/7)的报告发言。该报告和秘书长在10月27日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A/C.1/47/PV.18)及时要求我们对联合国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作用进行重新研究。其后,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也就此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对他表示感谢。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以下看法:两极化的结束没有减少对裁军的需要;它甚至增加了这种需要。

同时,有必要指出,随着两极化的结束,由这种两极化主导的传统的联合国裁军议程已越来越不适应现实情况。我们认为,需要联合国进一步参与军备管制和裁军并不等于应全力贯彻旧议程。需要做的是处理军备过量问题的新层面,以及对付新的威胁和利用新机会。打破东方、西方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僵硬分界为进行新的,重在处理问题的合作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如秘书长所说,裁军是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立和平的内在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象遣散军队和清除地雷这样的各种具体措施来支持所有这些任务,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概念上来讲,联合国的这种活动与它在冷战

时期的活动相比并没有很多新内容,只是在范围和地理分布方面不同。

后冷战时期的真正新现象是将裁军与联合国的实施和平行动一体化在实施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687(1991)号决议方面,裁军和视察程序发挥了直接作用。尽管有一些困难,正在成功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认为,如果今后国际社会要求采取类似的行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活动可以提供有用的经验并为进一步的创新提供指导。

对所有会员国的安全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联合国如果再次面临对多边裁军协议的严重威胁和对和平的其他威胁,它必须有采取行动的准备。

我们认为,在协助将军事财产转用于更有生产性的使用方面,联合国也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在涉及前苏联的核武器公约方面,这一点特别重要。秘书长的报告中包含着一些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很有价值的想法。

更广义的来讲,需要将关于裁军新层面的讨论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主要关心事项,例如发展、环境和对人道主义法律的尊重结合起来。

例如,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受受援国中彼此形成对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开支水平的影响。还可以用军事技术来帮助保护环境;可利用现有条约,如《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适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来处理新的环境威胁。

前南斯拉夫的悲惨局势突出强调了需要采取裁军努力与严格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联系起来。

两极对抗的全球化使很多为裁军而作出的多边和区域努力无法成功。联系作法到处都是。特别是就区域作法而言,两极化的结束为裁军努力的真正全球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对裁军采取可以称之为“你先开始”的作法再也行不通了。象秘书长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一些国家提出的关于主要军事国家应首先裁军的论点往往被用来避免采取实际裁军措施。

在存在紧张局势的区域中,通过转让或当地生产来累积常规武器的势头未减,这

一点需要得到比以往更大的注意。就中东和前南斯拉夫而言,我们怀有希望地注意到,这两个地区的和平进程都对建立信任的需要给予注意。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进程的范围内获得的更广泛的欧洲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我想涉及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即机构的全球化。秘书长说,应对机构进行重新估价,以适应我们时代的新现实和优先次序,我完全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特别需要重新审查裁军谈判会议,这是一个为我们大家谈判的机构,尽管我们大家并不都是成员。众所周知,芬兰希望成为一个成员。我们认为,应接受所有申请成员资格并表示愿意作出贡献的国家为成员。因此,我们特别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讲话中说,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资格必须向更多的国家开放。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将很快结束正在进行的协商。我们现在应开始就扩大成员资格采取实际行动。这样,新的、开放的裁军谈判会议就能以新的活力处理它的工作议程中的新的优先事项。一旦新的、开放的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工作,就应审查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作用,甚至审查它的必要性。开放的裁军谈判会议一旦开始工作,可能不需要另一个审议机构。

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应以协调的和全面的方式完成对联合国裁军机构的审查。一种可选择的作法是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一次大会特别会议,即冷战后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

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不扩散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扩散问题不是一个东西方问题。它不是,也不应开始将它看作是一个北南问题。秘书长提醒我们,所有国家都应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应在1995年无限期和无条件延长该条约。我们完全同意。我们还认为,所有国家都应签署、批准和实施化学武器公约。在那些化学武器对区域稳定,甚至对和平构成明显威胁的区域,立即遵守该公约特别重要。

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多边出口管制制度将是对不扩散努力的必要补充。芬兰完全支持这方面的一些制度。我们认为,这并不排除就关于有军事用途的高技术国际

转让的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和指导方针进行更广泛的多边对话。

联合国可以促进不扩散和军备管制努力,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联合国已经在生物武器领域中的建立信心方面发挥着执行作用。它将是裁军武器登记册的管理机构。随着这些任务的扩大,有必要从长期着眼为裁军事务处保证充分的资金和工作人员。

WG

我们欢迎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刚才的讲话,即秘书处打算加强裁军事务厅,作为一个裁军活动中心。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已在核查方面取得了独特的经验。鉴于这些和其他的经验,整体看待联合国在核查方面的作用和预见未来的需要有重要的意义。加拿大已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完全支持。

现在这份秘书长的报告是对他先前的报告《和平纲领》的一个重要补充。

裁军是建立和平的首要手段之一。如果现在裁军既然已不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日常现实,联合国却放弃它推动裁军的作用,将令人难以理解。秘书长的报告使我们相信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哈利勒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就秘书长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有价值的报告,向秘书长表示敬意。我也谨感谢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重要讲话。

我还愿表示,埃及代表团深切赞赏秘书处和裁军事务厅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这方面。

裁军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争取裁军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巩固现有机制的必要性,都是值得审议的事项。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深刻地研究这些问题交换意见。

秘书长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必须审议的建设性的建议,其中我谨举例如下:加强安理会在执行裁军和军备管制措施方面的作用;通过观察员与维持和平部队后续和监

测军备控制与维持和平；扩大联合国在强制执行和平领域中的作用；让区域组织在裁军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在世界一级便利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任务；以及透明度的重要性和军备转让控制。

以上各项建议都值得深刻审议，以决定实现响往的目标的手段。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在这方面，实现这种目标的关键首先在于同有关的各方密切协商，考虑到有关地区客观存在的特点与环境，并在执行中作到完全客观，避免选择性以及偏袒或歧视性对待。

这既适用于有关的国家和地区，也适用与裁军问题。比如，因为对某种武器更容易采取军备控制措施，就把这种武器作为重点，同时把其它杀伤力更强的武器搁置一旁，等待条件成熟才加以处理的作法，是难以接受的。

可能促使国家对军备限制作出承诺的信任感是不可分隔的。安全也是不可分隔的。这就需要综合和集中努力同样解决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军备领域，如军备限制、透明度和军火贸易控制。

最后，报告提及一类重要问题，即裁军后时代的问题。把为军事服务的工业改造成成为和平生产服务的企业，以及安全地销毁军备储存，确实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虽然我们欢迎联合国在这方面提供专门技术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努力界定这一作用，以便能够实现其真正的目标，进而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付下一阶段的各种挑战，在这一阶段中，发展将被承认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

许尔滕尼于斯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扬这次第一委员会特别会议，我还谨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出席这次会议，并感谢他有趣的发言。对他关于打算加强裁军事务厅的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及时的会议，它为讨论新的国际局势对整个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影响，特别是对联合国在该领域的作用提供了一次机会。

我国代表团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秘书长10月27日在裁军周上的讲话。我们也研究了他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些有趣的见解,我相信这些见解将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辩论。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兴趣和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强调多边办法的重要性,他对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目标的有力支持,他关于所有国家应当加入《不扩散条约》的意见,以及它对最近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的积极评价。

FP

新的国际形势也在裁军领域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然而,最重要的是不忽视新的方面,即国际舞台上角色的增加和安全政策领域旧的结构瓦解。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应考虑到就国际议程上的许多紧迫问题达成多边和全球协议的需要,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特别想到不扩散和国际武器转让的问题。

不扩散问题涉及到所有的国家。在第一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实际上所有的代表团都提到了该问题。现在是联合国采取解决该问题的全面方法的时候了。一个自然的出发点应是利用联合国的审议机构——即裁军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这些问题,并准备一些不扩散方面的总的指导原则,而重点特别放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

联合国和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也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国际武器转让问题。然而,还需要研究非法的武器转让问题,我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建议“加强注意私营的国际‘军火商’”。他还指出“加紧管制这类活动既属可能也有必要。”(A/C.1/47/7,第31段)

在这种背景下,应瑞典和哥伦比亚的建议研究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上的这些问题——不扩散和非法的武器转让问题——是特别及时的。我在这里提这些,不仅因为这些建议由这两个国家提出并且会影响第一委员会面前的一项决议草案;我提这些是因为它们也表明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审议那些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但谈判条件又尚未成熟的问题的论坛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很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题为“新的机制”的部分。我们认为,现有的机制能很好地为其宗旨服务。在裁军问题上难以取得进展和会员国通过大会建立的现有的机制关系不大。众所周知,它们有着国际政治形势的背景。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应积极地考虑如何改善该机制。

我已提到了裁军审议委员会。它的工作方法和议程最近都得到了成功的改革,没有理由怀疑它在未来也不能承担重要的职责。我还列举了两个我们认为应当在今后两年列入其议程的有关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正通过其主席积极地参与关于其议程和成员组成的磋商,并且几年来一直不断在审查它的效力和改善它的运作。而且,最近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是它的伟大成就。第一委员会在其主席的领导下也正在审查其工作方法的过程中。

因而我们已在进行集中努力来使我们的机制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况。我们已仔细地制订了裁军机制各不同部分的分工。然而,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对已经建立的结构和联合国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作用给予进一步的思考。任何可能的变化都必须在作出决定之前得到仔细的研究和考虑。这是所有会员国都应参与的一个重要的进程。我国期待着参与这一进程。

田中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感谢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今天出席并作了宝贵的发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可能向第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提供了讨论秘书长报告的唯一的机会。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在此,并希望他能把我们讨论的结果向秘书长报告。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我认为,其作者清楚地了解裁军专家对该文件的观点是恰当的。毕竟,对话总是比独白更有成果。

该报告是秘书长阐述他对如何进行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的观点的第一份全面的文件。它对就安全问题准备的另一份重要报告——“和平纲领”——进行了补充。我真诚地感谢他的这份报告,并且我要高兴地说,我支持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然而,我的确要发表一些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在晚些时候发表更为详细的评论。然而,

今天我只限于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我由衷支持报告提出的三大主题,即整合、全球化和重振活力。我同意关于整合的第8段。裁军方面的进展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全体制的联系的确是关键的。我认为它们必须互为补充。关于全球化,我尤其同意第15、16和17段的内容。随着冷战的结束,裁军已不再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责任,而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家和所有的无核武器国家。而且海湾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只限于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努力,而且也应当努力减少常规武器。我们高兴地知道秘书长同意这个观点。

关于重振活力,我得评论一下第三章的D部分,特别是第36段,因为日本对于军备方面的透明度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有着强烈的兴趣。第36段指出:

“就你们而言,必须为这项工作提供足够的资源。”(A/C.1/47/7,第36段)
我想再次表明,日本已经宣布准备为在裁军事务厅建立数据库系统捐助大量的资金。我的理解是,有了这笔资金,数据库系统将得以建立并也能供登记制度使用。

在初期阶段,只要秘书长承认登记制度是本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并给予它足够的优先重视,登记制度可在联合国秘书处现有的资源范围内运作和加以维持。因此,我衷心地欢迎秘书长保证:

“联合国组织将尽其全力使登记制度成为对会员国的一项有效和圆满的服务。”(A/C.1/47/7,第36段)

GJ

日本完全支持秘书长改组本组织并使之更为有效的努力。在这些努力和本组织现有总体资源的范围内,我们相信经改组的裁军事务厅将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以使它不仅设立和管理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及裁军数据库,而且能有效地完成其在裁军领域的其他优先任务。在这方面,我衷心欢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今天关于坚决加强裁军事务厅的发言。

至于该报告的最后部分,尤其是题为“新机制”(第四部分 B)的一节,我不反对

军事参谋团依照《联合国宪章》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协助。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中有许多一直提供有益的咨询意见的军事参谋人员。我的感觉是安全理事会可以得益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咨询意见。这些军事顾问的专业知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例如,这些军事参谋人员的贡献极大地加强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目前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巴基斯坦的卡马尔先生的干练主持下研究改进其有效性的方法。同时,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比利时的塞尔维斯先生和下任主席、巴西的努涅斯·阿莫林先生一起着手处理裁军谈判会议如何作出调整,以适应冷战后时期需要的问题并已开始工作。

我已注意到并赞赏该报告第45段中阐述的观点,但是,我衷心希望秘书长将在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在今后几个月中所作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他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观点。我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重要性。

裁军谈判会议成功地完成了其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其价值已得到明确证实。请放心,我将不支持任何可能破坏裁军谈判会议这一重要特点的努力或建议。

巴萨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也要高度赞扬秘书长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并对该报告将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第一委员会召开这一特别会议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我们还要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认为他今天的发言是对我们讨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秘书长的报告特别重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中所提出的概念的延续,并且是对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关于对抗后时期多边裁军新方法讨论的重大而及时的贡献。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报告为裁军进程的现状进行了周密分析,所提出的许多创新方法和倡议将更加突出联合国在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和责任。用刚才几位发言者的话说,我们必须完全支持使控制军备和实现裁军的努力一体化、全球化和振兴的三重概念。最后,秘书长的报告导致的结论是,必须设立新的、协调的裁军机制,使国际社会能更加灵活地对当今的新挑战和优先问题作出积极反应。

我们必须解决现有的机制是否可以改进的问题。当然,现有的机制仍在工作,也确实在产生成果。我认为,我们是否能改进现有机制的问题有许多重要、相互关连的问题。现在有三合一的战略模式,即大会的第一委员会、审议机构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此外,我们还有审议各种多边协定执行情况的一整套会议体制。现在或将在将来在执行多边裁军协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为处理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将很快建立的组织。

我们不能忘记安全理事会已经发挥的和今后将发挥的新作用,包括军事参谋团的作用,因为各类武器的扩散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关于该机制这一环节和其他环节间的关系,我注意到田中先生刚才关于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军事参谋人员与安全理事会两者之间可以建立联系的观点。很重要的是,这一机制应基于一体化和恢复活力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而且在纯粹实用的意义上,尤其适用于促进成本与安全之间的最佳关系方面。*

WG

这也适用于诸如联合国秘书处、更具体地说是裁军事务厅这种重要部门。我们完全支持加强该厅,并欢迎秘书处为此作出的努力;我们尤其欢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今天就此的发言。

* 副主席署先生(大韩民国)主持会议。

显然，我们必须继续深入研究秘书长的报告。应在国家一级和联合国内、裁军谈判会议上和其他地方对其不同建议进一步作出严肃的工作。甚至是初步的分析该文件表明它已为多边裁军领域内广泛战线的工作形成坚实的基础。这种正面进击上一次是通过一次特别会议的机制进行的，它本身就是一项大范围的一次性事件。我们认为，在目前关头更为重要的是恰当地组织共同分析的过程以及寻求解决办法，并确保第一委员会的讨论有必要继续下去。我们愿同时看到实现必要的协调并希望这一过程有条不紊、行之有效和不带歧视性，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对其作出具体贡献。

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一委员会本届会议结束前剩下的时间，决定我们在所谓的休会期间里应如何行动。

最后，我们认为，作出正确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此，我注意到墨西哥马林·博什大使提出的非常重要和有趣的想法，涉及召开第一委员会一次长会的可能，比如明年3月左右恢复其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想法，我们愿意以赞同和认真的态度予以研究。

福吉它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象先前的发言者一样，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讨论秘书长关于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A/C.1/47/7）。我国代表团也感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今天早上所作的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也应对秘书处的人员说一句感激的话，他们协作编写了这一非常有趣而又及时的文件。

首先我要强调一个段话，它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概括了我们在后冷战时间工作的中心：

“目前出现了开始全球裁军过程的现实机会。这应同其他领域的努力密切协调，并应视为旨在维持所有国家安全的更大的国际合作网络的一部分。裁军、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和改善经济条件应是互为补充的措施，并应尽可能地以协调的方式实施这些措施。”（A/C.1/47/7，第10段）

对此，我国代表团在去年以及今年的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已表达这一观点，即裁

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发展应是一个新的和平结构的三大主要基础。

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要谈到载于秘书长文件中的一体化、全球化和振兴活力这三个概念。我国代表团同意报告中表达的令人感兴趣的框架的主旨。然而,我们认为,它所包含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

首先是一体化,我们认为,这一概念应变成裁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我们完全同意,世界依然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国际环境最近已有改善。危险性武器的扩散,武器贸易的新势头以及仍然居高不下的军事开支仍然远远超过了尚未满足的人的需要。世界军事开支达到一万亿美元。其中80%来自于更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考虑到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口比例,从绝对值和人口平均计算来看,军事开支的比例失调依然极为严重。

由于发展中国家所获取的大部分军火来自于几个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使这一现象更加严重,而这些国家似乎难以削减或限制这种转让。大幅度削减每个国家的军事开支,例如将其减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或二,加上因冷战结束而无用的军事工业的转型,将为国际发展找到极为需要的资源。

我们同意,虽然冷战已经过去,但不应放弃裁军努力。正相反,全球对峙的结束应帮助加快裁军,对因冷战的竞争而扩充的庞大军火库和对区域军备竞赛都是如此。裁军和国际安全的关系因此应该是相互促进。

我们注意到报告中将裁军措施与冲突解决相提并论,对裁军与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对待。我们发现这种相提并论非常有趣也令人深受启发。然而,由于裁军涉及基本国家安全和非常复杂的技术因素,必须进行彻底而又谨慎的谈判。一方面,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获得裁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一进程从核查到销毁在技术上都十分复杂,它要求所有有关各方,不管其军备程度如何,都十分仔细地审议所有细节。

FP

正如最近结束的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表明的那样,裁军需要有一个用于谈

判和实施阶段的复杂的专门机制。因此,正如报告适当强调的那样,实施和平框架内的裁军措施不同于通过谈判实现裁军的进程。这证明虽然裁军进程和可能采取的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实施和平措施范围内采用的办法之间也许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总之,把裁军和军备限制问题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议题应该得到认真考虑。

我现在谈谈全球化概念。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应该转变为对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多边谈判的真正承诺。虽然各项单方面和双边主动行动应该得到赞扬,但只有通过多边谈判达成的,具有约束力、可核查和非歧视性文件,国际社会才能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感到安全。

关于重振活力的概念,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将他转变为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全体系,这个体系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没有这些武器扩散的任何可能性和超出对其的合理需要的不必要的武器生产和转让。

我们注意到报告中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在注意到报告对《条约》的重视的同时,还要指出我们有其它一些不扩散条约具有非常充分的核查程序,能够使国际社会确信一个国家在其国内和核方案方面的和平意向。例如《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就是如此。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在由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巴西提出,并得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批准的该文本的修正案得到通过后,《条约》将充分生效。

我们必须立即通过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和储存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向后核武器时代迈进。通过消除现有的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将能够超越不全面的不扩散逻辑。《化学武器公约》在不使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利用受到不必要的阻碍的情况下,在普遍、非歧视和可核查的公平基础上彻底消除整个类别的武器。我们现在必须以同样方式致力于在核武器领域制定一项类似的文书。

这方面另一个要点是有必要在防止扩散的同时维护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利用,这一点在秘书长报告第29段中得到了确认。从本质来讲,这构成了巴西提交裁军审议

委员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这个问题目前列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议程上。

关于常规武器,报告正确指出:

“目前由于工业化国家生产力过剩和设备过多,正日益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助长军火市场。”(A/C.1/47/7,第30段)

这些转让引起的“机会成本”损失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共同造成的。发展中国家把社会其它部门需要的资源用在军备上,工业化国家把竞争性越来越强的世界民用经济急需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用在不当的地方。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目前存在的庞大军事生产能力使裁军成为不稳定的事态发展。……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先进国家,一大部分国民均赖军事生产维生。……通常享有相当特权的军备工业和军事机构都会抗拒这种转变。”(A/C.1/47/7,第39段)

这确实令国际社会深为关切,而且更加有力地说明我们应该立即作出共同努力,迈向后核武器时代,超越不全面的不扩散逻辑。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常规武器制度的设立和迅速实施,但我们也认为透明度不能取代裁减军备。

最后,我要谈谈机制问题。报告提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经过协调的系统,使国际社会能够迅速、灵活和有效地处理各项主要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系统内已经存在这样的机制。目前尚缺乏的是使之发挥作用的必要政治意愿。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安全理事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象安理会一样,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第一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些现有的论坛以其各自的特点、任务和职能,应该能够处理任何主要裁军问题。

对于有关安全理事会在裁军问题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的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安全理事会在裁军领域的行动的讨论应该严格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范围内认真地进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注意到报告正确地指出:

“在实施和平框架内使用裁军措施,完全不同于若干国家和国际机构多年所谋求的通过谈判实现裁军的进程。……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A/C.1

/47/第13段)

最后,我国代表团再次欢迎我们今天就秘书长的报告进行的讨论。巴西代表团认为,这一讨论标志着联合国会员之间就对付裁军领域新的和仍然存在的旧的挑战的办法和途径进行深入彻底对话的开始。

比维罗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赏有这一机会交换意见。正如我们在第一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限制和裁减军备以及裁军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出现了新的威胁和挑战摆在国际社会面前。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竞赛的后果要求我们继续高度重视与裁军有关的问题,无疑也要求我们考虑我们是否需要使我们的希望适应新情况。因此我们赞赏有此机会考虑不久的将来在裁军方面有那些实际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是所需要的,在讨论这些措施时应该采用什么程序。大多数国家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表达的意见和重点关注说明了目前意见的不同和对以公开的建设性方式讨论这些问题的兴趣。

GE

我们认为,目前的反应是我们的努力决不能旨在制定一种新的裁军方案,相反我们应寻求迅速就各种已在审议之中的议题达成协议的方式方法,着重于那些我们已一致确定为最紧迫的问题。

无疑,正如早在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明确反映的那样,采取旨在削减和限制军备和裁军的措施,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备竞赛及其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影响,顺理成章地导致各国承担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求进行特别的研究以确定其具体特征、包括相关的问题,以及处理各种与裁军事务有关的问题的适当机制。

我们认为,这项任务仍然很重要,我们正看到这项工作的成果。下列成就值得一提:在裁军审议委员会范围内就各种问题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以及最近裁军谈判会

议成功地完成了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

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应当就秘书长在裁军周期间向委员会提交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提几点看法并提出几个初步性的问题。

首先,报告的题目就提出了某些值得考虑的标准,因为它宣布在裁军领域中存在着“新的层面”,并把军备“管制”确定为优先事项。我们认为,两个标准都影响到我们迄今所理解的裁军的性质和范围。

我们愿在本阶段就报告中所建议的如下三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对今后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进行整合、全球化和重振活力。

关于整合,我们认为进一步详细地研究第四段所含的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是恰当的。该段指出:

“这方面”——即裁军方面——“的问题只能与其他政治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解决,同样,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常常需与裁军措施相结合。”(A/C.1/47/7)

尽管报告提到联合解决这种问题,然而我们注意到并未提及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裁军领域中的进展可导致对在1987年举行的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会议期间通过的行动纲领进行审查。因此,应当继续努力,把从裁军方面节省下的一些资源分配给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未在那次会议上考虑的其他目的——尤其是环境保护。

我们原则上对关于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观点感到满意。谈到题为“全球化。加强多边途径”的第二节,秘书长在强调区域裁军办法时,特别强调了常规军备竞赛,忽视了关于其他类型武器的建议和努力,尤其是建立无核武器区和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和努力以及其他倡议。我们认为,根据有关区域各国的情况和安全利益继续对每一个倡议给予同等的注意,是恰当和及时的。

报告也未涉及把军备竞赛转向外层空间所固有的危险的议题。该议题一直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之上,而且已拟定了某些建议来填补目前有关外层空间活动的

制度中的漏洞。

另一个仍然与裁军相关的各种问题有关的问题是，需要迅速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这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唯一方法。报告第25段中所反映的所谓逐步方法认为根据“最低核威慑”的理论而保持核武库的垄断及其质量改进是可取的。

委内瑞拉认为，国际社会应坚持进一步努力，以结束包括试验阶段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与发展的循环，这种循环从未失去任何活力。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在某些裁军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以便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一步集中注意该议题，而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也未提到这一点。

报告也没有提到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审查会议，该会议的工作对防止继续核试验是十分重要的。

只要核武器以及改进这种武器的愿望存在，只要其他国家可以获得这种武器，就应当根据对等和非歧视性的原则并通过普遍实行这种原则来加强现有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国际制度。该报告所建议的无条件和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条约》的设想并未令我们信服，因为这会导致缺乏影响该条约有效性的平衡。该条约的延期应旨在取得一种得以加强不扩散条约并吸引其他国家成为该条约缔约国的承诺。除非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在该目标实现之前，各核武器国家应承诺采取有效和可信的措施，以防止使用和威胁使用这种武器。

报告也未提到在发展新的和更尖端的武器及武器系统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我们认为专门涉及武器转让的一节只部分提到这一问题。它在集中注意限制这种转让的区域措施方面，显然未充分考虑到生产国和供应国的作用，也未充分考虑到对出口国实行限制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表示关注未提到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及第一委员会工作的情况，这些机构负有审议裁军问题包括这些机构与裁军谈判会议之间相互关系的责任。

我们还关注整个这种方法对裁军事务厅的工作和未来的影响。然而，我们感谢

副秘书长今天在这里所提出的补充看法。

最后,我们相信本委员会将有机会继续全面研究所有这些问题,从而联合国的努力将使我们能够按照该议题的方面,保持一种完整和相互联系的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GE

里弗罗(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古巴代表团愿感谢第一委员会主席,使本委员会能够专门举行一次会议,审议秘书长在议程项目63(f)下提交给我们的报告。这份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载于文件A/C.1/47/7中,在这种情况下,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出席我们的会议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无疑将有助于使秘书长了解参加本委员会会议的会员国对该文件中提出的各种观点的反应。

秘书长再次主动对我们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需要进行彻底和仔细分析。我愿简要说明古巴代表团对该报告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初步观点。

粗略地浏览该文件就能使我们立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本次会议想使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对该报告的一些看法,但适当地审议文件中提出的各种观点的内容、范围和意义需要更广范的框架。因此,我国代表团愿建议,将秘书长的报告分发给各会员国,以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旦得到他们的答复,这种做法可导致建立一个将对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开放的工作小组,审议各国的意见,以期为第一委员会随后的讨论作出结论和评估。

将该报告送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便在该多边谈判论坛进行研究也将是很适当的,裁谈会可将其结论提交给大会。

关于该文件的内容,我们的初步发言仅限于几个问题。我们在现阶段不试图当然需要评论的所有问题。

该报告导言中有一段提到必须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该段说,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只能与其他政治和经济问题合并加以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也常常于裁军措施结

合。我们实际上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这一观点证实了许多代表团谈到的和平与国际安全和解决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

然而,除了提到尤其适用于生产武器国家的转换问题,在该报告的随后段落中,我们未能看到反映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联系能够有助于解决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在此方面,令人惊讶的是没有提到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社会在1987年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中制定的各项原则。

该报告涉及整合的章节提到秘书长的《和平纲领》的报告。在这一方面,提到解决冲突的三个创新概念: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该报告称,通过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具体措施能够加强这些概念,需要对这种观点需要作进一步思考,使我们能够得出结论,但显然这种分析在性质上有偏见。我们都记得,一个不限名额工作组正在彻底审议秘书长为《和平纲领》报告。古巴代表团想知道,我提到的这一观点是否应当与该报告一起研究。

在关于全球化的章节中,该报告提到必须扩大裁军努力的范围,不仅包括双边协定,而且还包括由所有国家参加的双边安排。人们经常指出,一些国家为了回避裁军措施,提出军事大国应率先裁军。古巴代表团认为导致一个国家作出不参加某项裁军措施的主权决定的安全和其他考虑,应被视为行使主权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超出在此提出的论证。

我们承认,而且一直同意,所有国家必须对实现裁军的努力作出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核武器国家及拥有大量武库国家负有特殊责任。虽然近年来达成了一些重要的裁军协议,但我国代表团认为,还未达到能够使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处于平等地位的武器削减水平。

在关于恢复活力的章节中,该报告记载了最近取得的成就,例如在核领域取得的成就。该章节提到古巴代表团完全赞成在核领域取得的成就。该章节提到古巴代表团完全赞成的愿望和目标,如必须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并消除所有核武器。但这些

愿望在该报告中没有变为采取行动的具体建议。

报告在后面的几个段落中讨论了化学武器。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没有看到对一种说法的来源作出明确的结论,即称目前有20个国家拥有和试图获取化学武器能力。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消息来源,当然会大有帮助。我们还没有在任何联合国文件中发现这一来源。

WG

重要的是,报告在提到控制扩散时表示,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要取得大规模毁灭性的工具和技术。但报告没有提及通常所说的纵向扩散。我国代表团想知道,某些国家是否有理由或企图找出理由继续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例如核领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报告在提到《不扩散条约》时承认,它有着存在争议的方面。我国不是《条约》的缔约国,原因已解释的很清楚。但是,当报告提到该条约到1995年延长期限时,应该无条件的无限期延长时,我们想知道,这样作不是过早的判断应该由将要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和大会本身进行的工作,包括《条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还有可能要交换意见,以改进《条约》和实现它的完全普遍性吗?

我对结论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我国代表团对题目本身印象深刻,因为它看起来是在说新的任务将代替我们过去准备承担但未能实现的任务和目标。

提到了新的机制以及它应该关注的新的现实和优先次序。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什么是新的优先次序是很明显的。即使是在新的现实的情况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实依然如故。的确现实比过去更加紧迫,而且我们人民渴望的和平没有实现。我们的优先次序仍然是我们1978年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同意的优先次序。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本报告掩盖了这些优先次序。

秘书长赞成安全理事会更多的参与裁军事项,特别是不扩散的执行。没有必要重申《宪章》在一些条款中给了安全理事会军备控制和裁军事项方面的授权,在这些事项上它应得到军事参谋团的协助。但是应该指出,它在这方面不能开空白支票,

而且大会这一联合国最重要机构不仅被要求保持并增加它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被授权检查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因此,我国代表团无法清楚的看到第一委员会将来具有多边裁军领域中的政治和决策机构的作用。

报告指出,裁军谈判会议的努力应该集中在明确规定的问题和紧急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想知道,议程上有关核的项目是否不属于那种性质的问题。

还有人说,目前的谈判机构应该变成对所说的现行多边管制进行监督的机构。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裁军谈判会议不应继续成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讲坛,从而放弃寻求这一领域国际文件的任务,或者它应该取代各缔约国决定经常举行的各种条约和公约的审查会议。我们认为,让裁军谈判会议及其成员决定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无疑将更为恰当。

报告在提出新的机制的建议时,避而不提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参加的审议机构,即裁军审议委员会。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委员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些就是古巴代表团在现阶段希望向委员会提出的看法,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适当时候向秘书长表示我们的看法。我们重申,应该要求会员国就该报告发表意见,并设立适当的讲坛考虑这些意见。

卡马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审议秘书长“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我们祝贺秘书长采取主动在报告中提出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想法,这些想法无疑将使各会员国关注这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报告因此很可能促使各国首都以及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其他地方的深入研究。

但是,许多初步想法涌入人们的脑海。首先是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在后冷战世界中日益增长的相互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军备管制和裁军必须和消除紧张与冲突的根源密切相关,不论这些紧张与冲突的根源是否悬而未决的争端、种族失和,或对被承认有合法自决权领土的人民进行赤裸裸的霸权主义统治。

另一种有兴趣的联系是全球裁军议程和区域裁军议程,不仅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而且在更普遍的获得大大超过国家合法防御需要的常规武器从而破坏稳定方面。

第三个相互联系是裁军和安全领域中责任相互重叠的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众所周知的三机构--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和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安全理事会日益增加的作用和目前报告指出的秘书长本人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极重要和实质性问题,它们需要在一种比第一委员会就裁军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前一天更为轻松的气氛中加以审议。

GJ

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同时采取两套平行的行动路线,首先是召开第一委员会特别会议专门审议这些重要问题,第二是邀请各会员国对秘书长报告中的设想提出经过斟酌的意见。

这两项行动路线的总目标在于审查传统上的裁军和安全概念,看看哪些仍然继续有效,哪些已为新的动向所取代;查清在今后几年的具体时间范围内裁军议程中哪些是可以实现的;澄清在各个相互重叠的机构的作用与职责方面可能存在的混淆;并鼓励所有会员国积极参与表达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从而实现上述目标。

德雅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在讨论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以前,我以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名义,欢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在会议一开始所作的重要发言,他强调了秘书长题为“冷战后时代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中所分析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他对我们的讨论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清楚地表明,秘书处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新现实的同时决心维护联合国裁军机制的活力。

保加利亚代表团已经不只一次地欢迎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有关军备管制和裁军新层面的报告,秘书长在本委员会介绍了这一报告。

我们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可以肯定我们的初步印象,即他的新倡议是对会员国

广泛怀有的愿望所及时作出的充分反映。会员国希望在联合国内从对联合国在加强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中具有的作用和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出发,给军备管制活动以果断的推动。

我们认为关于新层面的报告满足了这些期望。它是秘书长在著名的《和平纲领》(A/47/277)报告中所阐述的有关变革和加强联合国观点的具体发展。

各国代表团在本委员会讨论秘书长的新报告时已把他称为《和平纲领第二部分》或《军备控制和平纲领》。我们把这看作是反映了秘书长在报告中探索变化世界中军备谈判和裁军新层面努力的根本重要性。

保加利亚代表团同意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的观点,即裁军在根本上关系到国际安全的需要。事实上,裁军是全球维护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根本支柱之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介绍性发言中正确指出,

“...两极对立的结束并没有减少裁军的必要性;如果它有什么影响的话,它也只是增加了这种必要性”。(A/C.1/47/PV.18,第13页)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在第一委员会本次会议开始时所致开幕词中同样正确的观点: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把裁军看作综合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一介最值得欢迎的动向...”。(A/C.1/47/PV.3,第9-10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在有关新层面的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概念,即一体化、全球化和振兴,认为这可能成为加强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国际努力的基石。我们同秘书长一样,认为这三个应予重新评价的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虽然不是新东西,但在这具体的历史时刻却非常必要。在为使军备控制任务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的努力中,这三个概念中的新内容无疑具有新意。在如果采取协调和集中的行动似乎便能实现这三个概念的时候,这些概念便提了出来。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的看法:

“我们也必须抛弃裁军仅仅是一个谈判项目的概念。裁军也是一个通过自

我克制,互为表率及使公众认识采购武器的利弊来采取行动的领域。”(A/C.1/47/PV.18,第13页)

对此,我们只能加上我们的信念即会员国采取这种行动路线将开辟一条极为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渠道,从而有助于世界实现更大的稳定与共同安全。

我重申我国代表团上次在这方面所表示的希望,即各国政府和秘书处将采取行动,遵循秘书长有关新层面报告中所提供的丰富的理论基础,从而稳定各种在新观点看来属于支持军备控制活动的体制。*

关于秘书长报告中的结尾部分,我要说我国代表团也认为联合国面临着一整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正确地被称为裁军后问题。裁军措施同经济条件间的连动关系近年来事实上随着民主潮流对发展产生的影响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这些正在出现的问题着重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和各国政府试图把面向军事用途的工业联合体转化为服务于社会、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的企业,立即需要做出裁军后的努力。东欧国家目前正在经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重大过渡,这些国家特别感到迎接上述新挑战的迫切性。

在这方面,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迫切性和复杂性尤为突出的三个重大问题:按裁军协议如何安全地销毁和储存军备;把军事能力转化为和平用途;以及提供足够的技术和财政资源来平衡地完成过渡。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读到秘书长报告中表明联合国愿意协助探讨这些概念。确实,我们认为,本组织是适当的论坛,可以形成有关这一问题的对话,从而找到有效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同意报告中的观点,认为先进国家必须同其他国家分享他们的知识与经验。

我要说明,保加利亚同处于过渡中的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已经走上了解决有关把军事工业转化为民用用途问题的艰难进程,这是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正在进行对话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的一部分。我国政府也重视同其他国家有关军用转为民用的双边接触,这些国家拥有经验,并对探索有无可能建立联合企业或其他种类的互利合作怀有强烈的信心。

FP

保加利亚期待着从在联合国全球机制内可能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中受益。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代表团非常支持秘书长呼吁所有会员国考虑解决来自向裁军后的世界痛苦过渡的问题的办法。

我们还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关于新层面的报告中包括的情况,即秘书长正在联合国建立一个部门间的特别工作小组,以就这一过渡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向会员国提供政治、技术及经济方面的建议。我国代表团期待着这一重要小组的首批实质性的结果。

关于报告涉及裁军新机制的那一部分,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为联合国是在冷战期间创立的,其机制应该得到重新的评价以符合我们时代的现实和优先事项。我国代表团同意,我们需要一个协调的机制,以使国际社会及时地、灵活地并有效地解决重大的裁军问题。

保加利亚已经有机会对安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裁军问题的设想表示支持,特别是在执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扩散这个方面。我们将这一建议视为有着许多相互关联方面的联合国总体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还殷切地希望,在进行必要的体制变化时,应该充分地利用一直成功地解决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秘书处各股的专门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我们相信,秘书处应该继续平等、有效并有效率地为会员国在这一重要领域内促进优先措施方面可能的各种需要服务。

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改革秘书处并使它更加有效率的努力。在这些努力中,我知道,每一个会员国,包括保加利亚都坚信,重新组织的裁军事务厅将会有足够的人员,以使它不仅仅是发展和操作联合国武器登记制度和裁军资料库,而且还在裁军领域内有效地完成其他优先任务。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

在今天的发言中所表达的承诺,即裁军事务厅将得到加强,并继续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内作为联合国活动的一个焦点。

最后,我谨再次对秘书长为使联合国能更好地充分迎接冷战后时期的新挑战而作出的努力表示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全力支持。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在今天的世界里,各个社会已经不能够靠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同秘书长一样,我们也认为在关于新层面的报告中讨论的所有目标和优先事项都的确是现实和可以达到的;没有一个是空想的。在国际政治中,裁军是在国家间关系中减少暴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请允许我援引大会主席也是我国外交部长的斯托扬·加内夫先生的话,

“我们应该重新致力于完成尚未完成的军备控制议程,并确定与眼下的问题的重要性相符的新议程的纲要”。(A/C.1/47/PV.18,第4页)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关于军备管制和裁军新层面的报告是为这一目的所作的一项重要贡献。铭记这一点,我们认为应该更广泛地发行这一报告,大概可以将其作为一份单独的出版物,以便使更多的有兴趣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该报告关于如何根据我们时代的新要求改变和加强裁军活动及其机制的分析和建议。

纳伊米-阿尔法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对你召开第一委员会的这次专门会议以及对秘书长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表示赞赏。这份报告是为纪念裁军周而印发的。我还愿感谢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今天上午所作的重要发言。

秘书长的报告在值得会员国十分认真考虑的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内提出了新的想法和办法。的确,既然现在国际社会渴望进入一个得到加强的全球安全与安定的新时期,而且在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领域内的全球性努力继续带来希望的迹象,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思维方式,以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们已注意到秘书长在他报告中表明有三个概念可成为在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中加强国际努力的基石:综合化、全球化和重振活力。让我就这三个概念谈几点初步的看法。

在综合化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对国际关系新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应该被视为相辅相成的措施,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以协调的方式加以执行。我国代表团已多次就这个问题阐述了其观点。我们相信,作为加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真正努力的一部分,不断扩大的北南差距的不稳定的影响必须得到考虑,并以平衡和综合的方式加以解决。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需要强调的是,扩大裁军努力使其不仅仅包括双边协议,而且包括作为涉及所有国家的世界范围进程一部分的多边协议,是符合所有会员国的利益的。此外,我们认为,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强调的那样,联合国系统在裁军全球化方面能发挥比现在重要得多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人们不应忽视核武器国家的责任:通过加快努力削减并最终从地球的表面消除核武器库使世界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第二,在联合国的作用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他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的看法

“国际大家庭内的民主制度.....需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最充分地协商,参加和投入本组织的工作”。(A/47/277,第82段)

GE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大会和作为其主要机构的第一委员会更多地参与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确,民主化和透明度是正在形成的国际制度的主要特征。所以,由所有会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大会有权对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所有问题进行审议,并且不应当在包括裁军事务在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那怕名义上处于旁观者的地位。

关于恢复活力的概念,各会员国之间对巩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普遍兴趣。然而,我国代表团也认识到,这种过去的成就可通过采纳在一种向前看和全面的途径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不扩散条约》可通过尽快消除其各种缺陷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们已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核裁军所发表的意见的重要性。然而,一些其他问题

需要以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加以处理,以便与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的安全利益相吻合。我只简要地强调其中二点。

第一,核教条以及拥有或获取核武器的逻辑应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密审查。正如向我国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的发言中所强调的,恢复过去十年所作的根据国际法使拥有或使用核武器丧失合法性的努力时机已经到来。

第二,应对核裁军议程上得到最为明确规定的优先项目给予更大的重视,这包括四项安全保证和一项全面的核禁试。

最后,鉴于各位代表对正在审议的问题所表现的兴趣以及该报告并未涉及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一事实,我愿提议设立一个主席之友小组或第一委员会的工作组,以便在现在与下届大会结束期间在必要时开会,以便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LH

下午1时会议暂停,下午3时25分复会

侯志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感谢你今天召集这次特别会议。今天早上我听了许多代表的重要讲话以后,也想做一点初步评论。

首先我想感谢秘书长加利先生,因为他亲自出席了裁军周的特别会议,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之前他专门提出了关于当前裁军新层面的报告(A/C.1/47/7),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我们也赞赏彼得罗夫斯基副秘书长今天的出席和发言。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鼓舞,因为这些重要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深入讨论。这表明,裁军周是第十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主要决定之一,这说明秘书长先生和国际社会一样继续重视特别联大的决定及其最后文件的贯彻执行。同时这也表明国际社会更加关心裁军问题,这说明当前国际社会在面临新型形势的情况下不仅需要和平的纲领,同时也需要一个裁军和军备控制的纲领,正像也需要一个发展的纲领一样。所有这些战略或者纲领是互相关联的、不可分割的。

我还想谈一谈秘书长先生提出的整体化问题。

秘书长先生很正确地提出了裁军与国际安全和和平的密切关系问题。我们同意他的这样的提法和观点。事实证明,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维护和平和安全的任务并没有失去。

我们裁军和军控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裁军与和平和安全是互相不可分割的,缺一不可的,也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应该综合地、整体地加以处理和解决。

LH

我们代表团的理解是《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的首要责任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合作。我们现在在裁军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我们在第一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和谈判会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重要目标服务的。在这方面,我们做出了贡献,我们还有更多的贡献需要做出。

另外我们的理解是裁军历来是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没有裁军与军控就谈不上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没有脱离了和平与安全的裁军和军控。

在我们看来,解决热点问题,解决地区冲突和实现停火,继续进行维持和平活动等等,所有这些固然是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全部,也不是一切。裁军和军控也应该占有它重要的位置。

更何况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其中也离不开裁军和军控。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安全仅仅有有效的消防队是不够的。还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的问题,就必须从其它方面消除一切不安全的根源。还要解决长期稳定,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不管是维护和平或者缔造和平,都离不开裁军和军控。否则难以设想有稳定的安全和持久的和平。

第三点想说的是秘书长先生正确地提到了裁军全球化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现在情况下加以重申和正确全面的解释是必要的。中国代表团认为全球化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和平、安全和发展;不管是双边的裁军行动,还是区域的或全球的活动都应该以此为目标。

全球化的含意应该是有利于促进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为此应该实现国际

关系的民主化。正是因为裁军关系到各国和各地区的安全,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加以重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裁军的审议和解决。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强弱,不分贫富,都应该有权利平等地参加解决问题,而不应该仅仅让少数大国和强国包办、操纵。

如果说全球化的话,我想这应该是主要含意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不应该在任何意义上贬低或忽视联合国及其机构的作用,更不应该取消这些重要的机构,而是应该通过改革的办法,提高它的效率,加强它的作用,使它成为真正广泛的、权威的、民主的世界裁军讲坛。

大会和第一委员会的作用是重要的,众所周知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作用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它在最近几年实现了改革以后做出了新的贡献。国际社会对它寄予新的期望。

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谈判会议作为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谈判机构,它的重要性是更加明显的。《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结束表明谈判会议在冷战后不是没有事情可做,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在它合理地解决扩大成员之后,在改进了它的议程之后,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赞赏裁军办公室的工作。它们的建设性工作也应得到广泛的支持。

我要强调的是全球化应更好地贯彻联大有关决议,包括三次裁军特别联大的决议和文件,其中包括裁军和军控和优先秩序,关于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在裁军方面特殊责任的规定。我们高兴地指出,这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并没有认为它们做的已经足够了。它们准备继续前进,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不会利用裁军全球化的提法来回避自己的特殊责任。

FP

我们相信它们会作出进一步应有的更大贡献。

最后,我想谈一谈联合国裁军机构改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钱其琛先生在他的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A/47/PV.8)中已经充分谈到这个问

题。我想强调的是,所谓的改革必须是有利于维持和平、安全和发展;另外改革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事,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事。它应该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和谅解。

同时,我想指出的是,改革和合理化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一举成功的一次行为,而是一种渐进的进程。我们应该谨慎行事,既不要保守、固步自封,也不应该急于求成,一天完成所有的事情。另外我们在进行裁军机构改革时,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种客观、全面的基本估计。然后再对它进行对症下药。

如果对一个健康的机体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是否必要也值得考虑。联合国近50年来,虽然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宪章》并没有改变,它的宗旨和职责并没改变。联合国的实践有它的连续性。我们不能肯定它所做的一切,但也不能把所有一切都全部否定。

我在此高兴地指出,今天听了许多代表团的建设性建议。我要提一个程序性建议,即建议秘书处把各国代表团提出的重要论点和建议加以汇集,然后分发供各代表团思考。如果可能的话,再次举行类似的会议进行进一步深入磋商,以便使各个裁军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署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韩民国代表团对召开第一委员会这次特别会议审议秘书长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表示感谢。

正如报告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世界历史的这个新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新机会和新希望。显然,正如秘书长在本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上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裁军是和平世界的基石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成功地奠定这一最重要的基石将要求国际社会每个成员进行真诚合作。

反过来说,如果每个国家都不愿为大家的福利牺牲自我利益,如果使用花言巧语和空话代替真正的承诺,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只是一种徒劳的举动。如果不调整冷战期间形成的长期立场以适应这一极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果不允许新的见解和客观

的观点影响联合国的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鉴于这个机会具有非常关键--和恐怕稍纵即逝--的性质,最近秘书长的报告十分及时,并非常重要。“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A/C.1/47)和“和平纲领”(A/47/277)为在一个与仅仅几年前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着手进行联合国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调整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动力。

秘书长在其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报告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概念--即综合化、全球化和重振活力,我们应该对这些概念进行充分审议。

首先,他通过强调裁军、和平与安全同社会经济进步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国际安全概念。正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

“裁军、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和改善经济条件应是互为补充的措施,并…应以协调的方式实施这些措施。”(A/C.1/47/7,第10段)

早就应该这样把焦点集中在不稳定的根源和武器集聚的关系上。因此,我们对报告强调把和平与安全同建立新的国际合作体制结合起来表示欢迎。

第二,秘书长已承认区域安排作为执行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的适当网络十分重要。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可喜的冷战结束使得整个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区域冲突,给新生的和平机会留下新的威胁。因此,现在国际社会应遵循主要军事大国作出的榜样,以此进一步加强区域办法。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区域和次区域的办法可以促进全球削减武器的进程。的确,区域办法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摆在与传统的全球办法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最后一节有远见地集中论及他称之为“裁军后问题”的新问题,特别是“新机制”。我们认为,鉴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对目前和今后的裁军努力具有许多影响,会员国应该尽快对此进行充分审议。

球已经在会员国的场地上。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目前已经是探索讨论迈向实际行动的时刻”(A/C.1/47/7,第45段),同时要铭记联合国应该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灵感而不是陷入僵局的地方。

在这方面,在适当场合更全面地审查冷战后时期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积极考虑,特别是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予以考虑。

FP

维斯努姆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介绍其报告“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重要发言。我并要感谢彼得罗夫斯基副秘书长在这次会会议早些时候所作的十分有意义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认真地和很有兴趣地研读了秘书长关于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该项报告是在裁军周提交的。我们注意到报告中所载的许多建议。执行这些建议对所有会员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们在促进我们裁军和安全的集体努力的更广泛的范围内值得认真的研读。为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先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同时,将更为详尽的评论保留在以后的阶段。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为开始削减和消除各种军备以及逐渐加强国际安全的进程,需要一个更为有效的战略。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将各国最基本和最敏感的优先关切的事务与全球社会的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统一起来的问题。首先,可以通过认识到军事集聚、新的武器系统的出现以及现有系统的改进及其扩散已导致了敌对、紧张和恐惧心理,从而突出表明上述关系。第二,裁军方面的进展将大大扩大国际合作的规模,特别是在促进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合作,并加强对国家独立与主权、平等和各国决定其命运的权利等原则的尊重。第三,裁军还将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安全、裁军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因此,裁军方面的进展是加强包括非军事方面在内的所有方面的安全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狭义上说的安全问题正是裁军进程的核心,而这一关系主要是由长期以来作为军备竞赛的特点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来决定的。

打破这种明显的恶性循环的一种办法就是同时处理裁军与国际安全的问题。在一个方面的具体步骤将会成为另一个方面的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在这两方面双管

齐下,协调一致是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合理的和切实的手段。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任何刻板的态度,因为某些裁军措施不一定需要政治或法律性质的同时采取的措施来加强国际安全。但是,其它一些裁军措施如果没有与此相辅相成的政治和法律安排来加强安全,就不能产生任何效力。裁军措施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军事意义,它们就越需要与加强国际安全的措施协调起来。

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有关削减军备和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进展的许多问题的根本。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就是就某种模式达成一致意见,以保证各国在逐渐减少常规武器,并且完全消除核武器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必然需要各方共同地对军备实行管制、限制和削减,而且还需要执行《宪章》的集体安全的条款。

我们不同意以下的观点,即所谓战略稳定与核查方面的问题对核裁军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尽管核理论在冷战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意义和适用性,但是在核查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有关这一方面的条款现已包括在内,以便保证对各项协定的遵守。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而不是由于因技术能力的改进早已解决了的核查问题,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陷入僵局。

印度尼西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认识到维持可行的不扩散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尽管这一制度是有缺点的,其规定的义务是不平衡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一些保存国未能忠实地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与其无条件地和无期限地延续《条约》,不如以对其职能的新的评价来决定《条约》的期限,特别是在有保障的基础上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物质、设备和技术的提供方面进行新的评价。

报告还要求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缔结多边裁军的协议。印度尼西亚认为,这些方法应当相互补充和支持。各级所取得的进展将会有助于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但是,一个区域的裁军努力不能与另一个区域的裁军努力分割开来,也不能与全球努力,特别是涉及主要大国的全球努力分割开来。同时,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裁

军的目标所作的努力不能仅仅是在各区域各自为政,不能由各区域自行决定能够或不能够实现哪些目标,因为这种方法会扭曲全球裁军的努力,并且可能会导致某一地区内各国之间,以及该地区与该区以外各国之间的安全状况的不平衡。*

该报告要求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参与裁军问题,并且在这一方面引述了《宪章》的有关规定。但是该报告明显地没有提到《宪章》中有关大会在制定裁军与军备管制原则方面的作用的第十一条。

所有国家对于裁军谈判的成功都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同时也有责任对为限制军备所作的努力作出贡献。但是,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受到阻挠,无法有效地履行其对列为最高优先的项目所负有的责任。谈判会议再也不能被架空为只是对核问题进行辩论的机构;相反的,裁军会议应当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就有关核裁军的问题开始谈判。

最后,不结盟运动是在某些基本的先决条件基础上对待裁军与安全问题的。首先,通过军备来寻求单方面安全的目标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第二,政治目标已再也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第三,军事力量的集结将破坏,而不是加强安全。第四,武器在质量上的改进或者数量上的增加都未能减少一个国家受到外来袭击的可能性,也不能导致绝对的安全。第五,安全是不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寻求的,而应当与其他国家共同寻求。第六,无核武器的世界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

这些前提在去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十次首脑会议上特别着重地得到了重申。出于这些考虑,许多不结盟国家决心有效地执行庄严载入《宪章》的集体安全的条款。

已经改变了的,而且仍然处在改变之中的国际环境为各国的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报告中讨论到的将裁军与安全统一起来的必要性,

* 副主席署先生(大韩民国)主持会议。

裁军努力的全球化以及这些努力的振兴,都是这样的新机会。我国代表团将探讨可能有助于各国集体利益的各项建议和方法。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保加利亚关于将秘书长的报告作为单独的出版物分发的建议值得我们的支持。

FP

阿齐基韦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尼日利亚代表团欢迎秘书长有关“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该文件是“和平纲领”报告的补充,尤其因为它的焦点是裁军,这是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

裁军一向在任何政治安全组织中占有优先地位。它是建立信任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实现和确保和平的工具。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在那一时期积累是许多武器仍然存在,并且仍然被输出并用于许多区域冲突。

尼日利亚认为,裁军不仅应当继续处于优先地位,且应当保持和加强其独特和不同的特征。实际上,大会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确定的这些优先项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相关性,应当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积极地进行,以实现建立一个安全和更可靠世界的最终目标。

在寻求这一目标时,我们应当继续集中注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我们当果断地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将确保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持续生命力。

也应当注意常规武器,特别是这些武器向紧张和冲突地区的转移。武器制造商在出售武器时具有自我克制的道义义务。

过去五年里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已经对国际外交的进行方式提出了疑问。具体地说,有人对冷战时期建立的裁军机制的生命力和活力提出了疑问。尼日利亚认为,尽管能够对裁军机制进行调整以反映应冷战后的事态发展,应当小心不要破坏这一机制。我们相信,应当让本委员会有机会深入审议对裁军机制提出的任何改变的建议。

和平的代价是巨大的,同战争的代价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裁军是和平的工

具。因此,任何裁军开支应被看作是一种和平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利亚代表团强烈呼吁为同裁军相关的事项筹措足够的资金,例如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和旨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项目。

钱德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印度一向站在裁军事业的前线,将认真考虑秘书长的报告。我们极为赞赏他在冷战后时期集中注意这一问题的努力,我们也谨感谢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的发言和与会。

该报告中有许多内容非常值得赞扬。其中包括:

第一,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由于世界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裁军仍然同国际安全有关。

第二,所有国家应当参加裁军进程。

第三,在军备控制中可采取全球和区域方法,但在某个区域采纳的建议形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区域。在此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每个区域的具体特点和关注。我们也必须适当注意区域的定义。

第四,我们的起码目标应当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并为此目的应当全面禁止核试验。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一直敦促给予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的谈判授权。

第五,多边谈判进程仍然是重要和相关的。

第六,有人对军火转移问题表示关切。

我们认为,一个更大的关注就是非法军火转移同国家赞助的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之间的联系。恐怖主义,特别是这类恐怖主义,今天已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令人不安的威胁。只有当有关各国履行国际法义务并避免组织、煽动、协助或参与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时,区域裁军才会结出硕果。

至于控制扩散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控制不应当把世界分为富国和穷国。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提倡,与其只是不定期和无条件地延长不扩散条约,我们不如对此进行审查和改进,使其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更加公平,从而把它变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并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文书。

迄今为止,裁军尚未被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在考虑对其议程作任何扩充之前,我们应当确保安理会所作的任何决定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协商一致意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直呼吁优先重视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民主化。安理会应当获得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信任,只有那样其行动才有信誉。

这些只不过是初步的见解。报告中包括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对其给予更多的研究和注意。在经过进一步的审议之后,我认为在各裁军论坛和感兴趣的方面和团体之间深入讨论该报告是值得的。因此,我将支持中国代表的建议,他要求汇编和分发包含今天在此表达的许多宝贵建议和设想的文件。

MJ

埃雷拉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因为联合王国代表已经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我就不再发言。然而,鉴于前面发言的重要实质性和其中一些发言的内容,我想简短地发表一些意见。

我们认识到这次辩论是有益的和健全的,以及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第一委员会的活力和委员会主席的高度洞察力。我认为,这次辩论还表明各会员国感受到它们的责任和它们对我们所看到的变化作出适当反应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只能欢迎以下事实:秘书长的报告、他在这里对报告所作的介绍以及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早些时候在这个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促使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非常感谢彼特罗夫斯基先生在他紧张的日程中抽出如此多的时间用于我们的工作。

我不想详细评论秘书长报告中的建议和想法的实质内容,因为这样做还不成熟;我只想从我们的角度简要论及我们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和手段。

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确保国际安全局势中的新因素所促成的思考、改组和改革运动能以有秩序、有透明度和现实的方式进行。

今天的裁军当然与以往不同。它不象以前那样脱离现实、抽象和没有实质的内容。裁军已成为一个现实,因此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考虑到新的参数,新的方面,包

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扩散、建立信任措施、透明度和区域安全。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知识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由地要欢迎以下事实：大会去年在第46/36L号决议中分别授予秘书处和裁军谈判会议有关军备领域中透明度的截然不同但又彼此补充的任务。

问题是如何能很好地组织现有的各主管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很明显，裁军领域中各个主管机构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裁军审议委员会两年前开始改革其工作方法。去年，我们开始看到这次改革的成果。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新意见。第一委员会已开始使其工作合理化，我认为我们应对此表示欢迎。我想再次感谢埃拉拉比大使召开“主席之友”会议，以进行友好和有益的意见交换。

人人都知道，裁军谈判会议在成功地完成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后，已开始了对其议程，成员资格和工作方法问题进行思考和改革过程。象会议主席几天前说的那样，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我们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将提请秘书处注意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定。

我还意识到以下事实：象已经多次说过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在今年1月31日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为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中的一些全新的意见作了定义。

我们认为，必须发展这些进程。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样化，其集中化程度降低了。这是避免任何过于全球化或过于抽象的概念，以及避免任何忽视这种多样化的过分集中的风险的另一个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注意确保这个重要的和必要的改革运动获得成功。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将有时间实现这个目的。但是，象墨西哥大使今天上午说的那样，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不能合情合理地想象一种象在过去导致召开大会特别会议的那种进程。

FP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决定召开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众所周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需要时间和努力，而且在这种时候我们将不得不作出一

些迅速的决定。

因此,我们要强调两点。第一,我们支持墨西哥和巴基斯坦代表的建议,即在明年2月或3月召开一届简短的第一委员会专门会议,专门讨论这些不同的问题,以便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使所有问题都能得到仔细审查,并且提出和讨论各种决定和每一个国家的意见,作为各种改变的基础。第二,即最后,我认为,如果能把秘书长的报告作为一份正式文件发给裁军谈判会议,这对我们这些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思想过程将是有益的,裁军谈判会议将因此能够在其未来的决策过程中考虑到该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塞尔维斯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谨表示,我欢迎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出席对秘书长关于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报告的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主席召开这次会议。

虽然我现在以个人身分发言,但我认为,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有责任向第一委员会解释,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成员对在秘书处各机构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中,在不同场合秘密表达的与裁军,特别是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及裁军审议委员会之间关系有关的各种谣传、意见和观点所感到的关切。

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谨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原先地位和独家职权。裁军谈判会议特别重视“合理化和重新组织”的措词,因为这些字眼有它们的含义和影响。谈判会议清楚地认识到使我们的雄心和工作方式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的必要性。我们也十分重视主席上星期在主席之友的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的各项意见。

关于裁军领域各主管机构之间关系的问题,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技术性意义。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每一个机构都有其特定的权力和成员,以及它自己的决策机制。通过仔细考虑无疑能够显示,发展适当的机构能够确保和谐的运作。在着手启动前,让我们确保这些机器保养良好。我们决不能墨守成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保留已经行之有效的工具,并使它们保持工作状况。我认为,这就是秘书长关于

冷战后时期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重要报告的主要精神。

法阿提埃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今年的裁军周期间向我们提出的题为“冷战后时期的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

我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让我们有机会交流意见。我相信,这将使我们能够集中思考和辩论因国际社会中最最近的大变动产生的新气候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裁军任务。

我也借此机会欢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

首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谨欢迎秘书长指导联合国行动,使《宪章》中所载的各项目标具体化的努力,我们愿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支持。

今天,我国代表团愿就这份报告谈一些初步意见。应当理解,这份文件虽然非常重要,但我国的各个有关机构目前仍在进行研究。

就形式而言,我们认为这份文件对裁军问题显然采取一种创新的办法,其中考虑到问题的一些次要方面。这种作法有综合统一的倾向,即它倾向于避免迄今为止分割各种显然有联系的问题的作法。最后,这种办法有客观评价与裁军相关的复杂数据的优点。

然而,我们认为,鉴于裁军领域的重要性,我们本来当然更希望,如果不能把该文件纳入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也应让该文件同该报告同时发表,以便更好地反映出裁军问题与预防性外交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秘书长的这一主动行动是在本届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工作的某一阶段公布的,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似乎没有顾及各种具体考虑,如各个不同的感兴趣的代表团之间更广泛地交流意见所需要的时间。最后,我们本来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十分仔细地考虑那些与裁军和安全有关的重要方面。

今天我们愿就形式问题所提的另一观点涉及裁军领域中各有关机构的作用问

题。因此,我们注意到,报告所主张的某些措施同有一个议程和具体的谈判使命的唯一多边谈判讲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相矛盾。正如从比利时大使塞尔维斯昨天所提出的决议草案A/C.1/47/L.28/Rev.1中可以看到,应由大会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一项具体任务。*

MJ

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它似乎有一些观点为裁军领域本身的成功带来了希望,我们同意这些观点。因此,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即裁军应结合到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议程中去,秘书长同时还强调了该领域的问题和政治与经济秩序问题的关系,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

我们和他一样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武器扩散的风险和军事开支的增加表示担心,而后者有时是因为世界某些地区合法的安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所主张的解决办法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我们也认为,想把公正和持久和平建立在不稳定基础之上,就象强加和平这种有问题的想法一样,将只是一种幻想。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要使和平持久,它应该是自由谈判过程的结果,这对于裁军措施也是如此。

关于裁军的全球化问题,我们也相信联合国会被要求在区域一级促进有利于具体裁军措施的条件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前提是不能脱离世界环境更不能脱离有关武器的摧毁能力孤立地看待这些措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任何评估中都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如果目的是为了突出积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比积累常规武器会造成更多的不利后果的话尤其应当如此。

谈到重新振兴裁军的任务,我们倒倾向于认为,即使在这领域的某些多边法律文书使得某种程度的稳定得以实现,但不幸的是,其他的一些文书似乎已经认可在缔约国的义务方面某些事实上的不平衡,而且甚至似乎忽视了在一开始自由承担的一些

* 副主席帕托卡利奥先生(芬兰)主持会议。

义务。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双边谈判进程使主要的武器库得到了一些裁减，不幸的是，其他的核大国还未卷入该进程。此外，我们认为，应当加强上述行动，通过禁止所有的核试验，作为阻止研制新的武器系统的附加措施。尽管暂停措施可能是逐渐实现全面核禁试的途径，但是，我们认为，它们不能取代在这领域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首先必须是可核查的法律文书。

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公约，似乎对于解决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在谈判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核武器问题的努力来说，与其说它们是必要的内容不如说是补充的内容。

正如报告所正确强调的，除非我们准备积极地、毫无例外地展开防止武器扩散的斗争，否则这场斗争就不能视为一个优先的目标。关于核不扩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该问题的根本内容丝毫未提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进一步审议该问题，以便我们能够考虑到该问题的所有方面。

关于军备转让，我们认为，要建立客观的标准以便衡量转让超出某个水平便是过度的而又不损害国家的合法安全是困难的，而要确定哪个机构有权确定这些标准就更为困难。

关于军备领域的透明度，我对军备转让所发表的批评意见也同样适用，只是还要加上为了不扩散所进行的努力可能遭到失败的困难。不幸的是，这会导致采用非正义的措施，更不用说那些会侵犯国家主权的措施。

拟议中的军备转让登记制度的运行要得到有效的保障就必须有普遍、诚实和有效的参与，并包括所有与军备有关的方面以及所有类别的武器。只有这样，真正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才能实现其真正的目标，即先在区域一级针对每个地区的特点建立信任，然后在全球一级建立信任。

谈到联合国各个机构在复杂的裁军领域的各自作用，我必须重申阿尔及利亚尊重每个机构的权利的承诺；我们认为，各机构的各自作用必须达成一种谨慎的平衡，

然而,大会的重要作用必须加以考虑。

我现在转而谈现实和优先次序问题,我不认为有必要提醒大家,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同意我们的评论:我们继续认为,国际生活的现实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并且裁军领域谈判的优先次序和1978年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第一次特别会议所制定的优先次序是一样的。

最后,我想告诉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在第一委员会主席团的周围建立一个由感兴趣的国家组成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小组,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对该重要文件所应采取的后续行动,因为这份文件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并经常进行意见交流,以使我们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来发展在该领域的新思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第一委员会专门审议秘书长报告的特别会议的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的发言。

下午4时35分散会。